

# 学者画家 一脉文心

## ——陈乐民的书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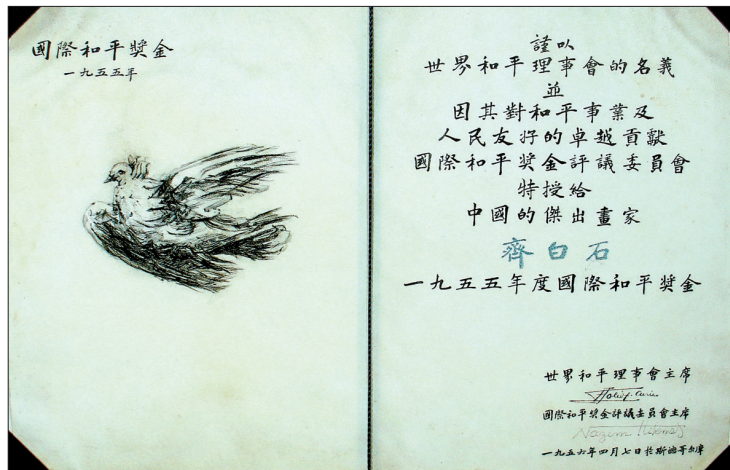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张晶晶

知名“欧洲学家”陈乐民(1930—2008)先生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坚持使用毛笔书写,留下了大量的书稿和读书笔记。上世纪80年代,陈乐民重新拾起画笔,于工作之余练习书法、画国画,甚至在患肾病透析之后,仍没有放弃书画创作,留下了一批精心之作。8月3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联合主办的“一脉文心——陈乐民的书画世界”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集中了陈乐民创作的艺术精品80余幅,全面呈现了一位专门研究欧洲学的现代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浸的一面。

陈乐民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书画对于陈乐民而言是从小的爱好,他七八岁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儿。《一脉文心》一书中记载了陈乐民儿时的美好记忆:“‘张一元’茶叶店的包装纸十分白净光洁,不印有字号的背面正好画画儿。每次家里买回茶叶,包装纸都给我留着。后来发现家里藏有一套石印的《芥子园画谱》,就照着画,

画石头、画树,放学回来就画。《芥子园画谱》是我的蒙师。那时,中山公园常有画展,只要有机会,也去看。母亲见我那么喜欢画,就出钱送我去‘四友画社’去学。”

陈乐民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性质的转变和当时特殊的政治等原因无暇顾及笔墨,自此与书画渐渐疏远。他作为新中国最早从事外交工作的先行者,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年过百半后又开始专注于欧洲学的研究。学者王学泰在《读陈乐民先生的最后两本书》一文中说:“中国的书画诗词最能移人性情,陈先生本业是治‘西学’的,但他一生中对于传统的钟情和至老不变的传统文人的审美习惯(例如他听京剧偏爱‘含蓄内敛’文人气足的余叔岩,而不喜欢雅俗共赏的麒麟童和马连良)都与他自幼学习书画的经历分不开的。”而陈乐民又是个十分理性、勇于思考、强调怀疑与批判的智者。陈先生曾说:“我实在非常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的情感。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个传统文化想要通向现代化,那是此路不通的。”可



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给齐白石的“国际和平奖金”奖状

## 艺术的目标永远在高处

——记画家王云亮

张志善

王云亮出生于大批大斗的喧嚣声中,是顶着“读书无用论”风头成长起来的。从小学、初中到师范,他都以一颗上进之心力争做到最好。师范毕业后,他在一所学校教美术课。工作之余,他一边苦练美术基本功,一边复习文化课,考入了太原理工大学美术学院。这使他的美术素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后来,他又踏上了赴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以及北京画院研修班进修的征程。其后,他又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舞美系研究生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并获得了美术学专业博士学位。此后,各种名誉、头衔不期而至。可以说,靠着不懈的追求,王云亮步入了艺术的殿堂,并窥得艺术的堂奥。

然而,这对他来说,仅仅是个起点。

王云亮说:“一个人总得不断地创新,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更高的奋斗目标,才能享有探索者的特权——成功。”所以,在艺术创作上,他从不墨守成规,而是大胆开拓、追求卓越。以花鸟画为例,传统的花鸟画多采用折枝法构图,有着清晰的起、承、转、合关系,且讲究留白,讲究“计白当

黑”,注重于虚无处求意境,具有一种永恒的经典之美。王云亮虽也深知这一点,但他更有自己的创作思想。他认为,当代人的审美情怀不像古代人那样只是追求一种静穆、平淡、简远之趣,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多元审美需求,更渴求一种新奇、奇的精神力量。体现在花鸟画上,就是构图、形象等要有新意,要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开始了自己新的追求历程。这是寻求美好和追求更好的过程,同时也是给自己找“麻烦”的过程,需要克服难以预料的重重困难。王云亮不畏艰难,对艺术进行了果敢的探索——尽量以发散性、构成性的意识建构画面,以满构图打破传统的折枝法,追求画面的新形象 and 新的视觉效果。在追求新意的同时,他又遵循传统的笔墨精神。他认为,无论如何创新,传统精神的本质不能丢,因为我们生存在中国、生存在东方。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本质就体现于用笔上,用笔精神需继承,笔墨图式要创新,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会使画面产生新形式、具有新面貌。

王云亮的画采用满构图,但



陈乐民《山水》(国画) 60厘米×100厘米 1990年 陈乐民

见,陈乐民只把自己的爱好局限在个人业余生活上,当他在治学时、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则没有被个人爱好所左右。

陈乐民先生去世两年后举办书画展览,是陈乐民夫人、美国研究学者资中筠未曾料想到的,展览开幕让她非常感动。陈先生画画从来没想到给人看,资中筠也是在他去世之后整理遗物才发现留下了不少的作品。资中筠说:“陈乐民从小学画,大学毕业后因为风云变幻中断了画画,60岁的时候重新拾起画笔,在最后的10年留下四百幅画。”陈先生晚年重拾画笔,是修身养性,是兴趣使然,但是最大心愿还是打通中西文化。病榻上的陈乐民看得最多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本是《李商隐集》。资中筠说:“他本身的专业是西学,研究了一辈子欧洲,发现中西文化尤其是中西古典文化在高度层面上是相通的,晚年的时候,他想从哲学层面、美学层面将其打通,留下了不少笔记。可惜因精力和时间所限,未能形成系统的文字。”

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陈乐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画家。陈乐民的书法或录陆游、苏轼等前人诗句,或自作诗词,借以抒怀。如作品《荒山老柳》,画中的柳树斜生石中,枝叶随风零落,极似陈乐民晚年生病时的状态,但是整幅画面却带给人一种清雅和超凡脱俗之感,画面题词:“荒山老柳飘零甚,风里弱竹更何堪,休怨时光不我与,来年可是烂漫天。”更是表达了作者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

在北京画院珍藏的齐白石藏品中,有一张当年齐白石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奖状。左边是毕加索的和平鸽,右边书写着:“谨以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名义,并对其对和平事业及人民友好的卓越贡献,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特授给中国的杰出画家齐白石‘一九五五年度国际和平奖金’。”这张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就是陈乐民书写的。当时他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书写这份奖状应该是当时工作需要的奉命之作,但足以说明陈乐民的字在那时已经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齐白石去世后,这份奖状和世界和平奖奖章都跟着齐白石的作品一起被捐献给国家,由北京画院收藏,这也是本次陈乐民书画展览中最早的书法作品。

除了书画作品,展览还展出陈乐民生前用毛笔书写的书稿、论文、读书笔记以及一些陈乐民先生的代表著作,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陈乐民,认识一位人文学者的艺术世界。正如陈乐民自己所说:“中国画重在内涵,如果抽掉了‘文’的内涵,无论多么逼真,也是失去了中国画里最可宝贵的东西。这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书卷气,董其昌说的‘士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知识分子气’。”

陈乐民先生用毛笔书写的书稿、论文、读书笔记以及一些陈乐民先生的代表著作,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陈乐民,认识一位人文学者的艺术世界。正如陈乐民自己所说:“中国画重在内涵,如果抽掉了‘文’的内涵,无论多么逼真,也是失去了中国画里最可宝贵的东西。这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书卷气,董其昌说的‘士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知识分子气’。”

## 眼睛看不到的风景

——契里柯的“形而上绘画”

毕玺

乔吉奥·德·契里柯,1888年7月出生在希腊的一个意大利人双亲家庭,父亲是一位铁路工程师。契里柯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但对于他和弟弟安德烈·德·契里柯的艺术才华,家庭给予了毫不吝惜的物质与精神支持。1905年,契里柯的父亲去世,为了让两个儿子继续学习,母亲带着他们辗转佛罗伦萨和慕尼黑,母亲的倔强性格对契里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6年,契里柯进入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无聊的课程让他感到乏味,倒是同时代的象征派作品因神秘的气氛深深吸引了他。1909年,契里柯回到意大利学习哲学,他渐渐相信,在眼睛可以看到的事物背后还存在着深刻而不可思议的现实。浓厚的哲学思考,成为了契里柯艺术创作的核心特征。1910年,他创作了早期的重要作品《一个秋天午后的迷》。

1911年契里柯在巴黎与母亲、弟弟会合后,开始专注于绘画,此后连续两年在法国秋季沙龙展出作品。1913年,契里柯卖出了自己的第一幅作品。此后,他结识了毕加索、德兰、纪尧姆·阿波奈里等画家和作家。其中,波兰诗人纪尧姆·阿波奈里评价

契里柯的作品是“唤起潜在在物质性,即形而下外表深处的另外一个现实的‘形而上’作品”。契里柯逐渐为社会所认识和接受,1914年,他创作出《一条大街的神秘与忧愁》、《纪尧姆·阿波奈里肖像》、《儿童的头脑》等名作。

契里柯认为,形而上的艺术,表面上十分宁静,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在宁静中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发现物体的神秘是大脑异常的征兆,和某种精神错乱有关。艺术是致命的网,像捕捉神秘的蝴蝶一样,在活动中捕捉住一般人因物质和分心而没有觉察到的时刻。契里柯常以人体模型、器具、几何体组合画面,描绘梦幻般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契里柯应征入伍。1917年,契里柯患上神经病,被送到陆军医院治疗。契里柯的形而上绘画吸引了大批艺术家的认同,战争结束后,契里柯通过发表专论文章和举行展览等方式确立了欧洲前卫美术领导者之一的地位,得到了此后超现实主义者的狂热支持。1925年,他与妻子移居巴黎。此后10

年间他又辗转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居住,开始转向古代神话题材的绘画创作,与超现实主义者分道扬镳。

1946年,发生了关于其作品真伪的争论,除确有其他画家制造赝品外,契里柯自己也曾亲手复制自己的作品出售,使很多作品一时难辨真伪。契里柯的做法,让很多人认为他的创造力已经枯竭。

在20世纪美术史上,契里柯是一位褒贬不一的人物。青年时代的契里柯曾经创作扰乱观者的心绪,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绘画,当这种极具独创性的“形而上绘画”得到巴黎前卫派的赞美时,他又摇身一变,宣告古典的节制性和传统性技法的重要性,令其支持者不知所措。而当有人认他已经失去创造力,倒退到保守主义时,他又开始以另外的“新形而上”风格进行创作,回到原点。

1978年11月20日契里柯去世,虽然他充满矛盾与迷惑的一生令人不解,但他那极具艺术天赋的个性表现已经成为艺术史上的独特风景。



这幅作品是契里柯送给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纪尧姆·阿波奈里的礼物。与传统的肖像画截然不同,这幅作品中阿波奈里的形象不是画面前景中戴着墨镜的古典式头像,而是作为其背后上方的剪影出现的。阿波奈里评价这幅作品“意义深远”“惟妙惟肖”,他还注意到画在剪影中的白色弧线,指出半圆形额弧线使自己的剪影形象看上去像是一个犹太人的靶子。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阿波奈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头部受伤,成为这位年轻诗人早逝的原因。契里柯常有神秘色彩的绘画似成预言。

纪尧姆·阿波奈里肖像 81.5厘米×65厘米 法国蓬皮杜国家艺术中心藏

### 作品选登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吴静涵在1990年代即以写实风格的油画成名,他2002年至2006年旅居法国,近年来则在北京进行创作。吴静涵1996年开始了以农村少女为题材的“红衣系列”的创作,作品《烛》、《五月》、《家乡的围栏》等透露着乡村女孩自然、朴实的内在气质。吴静涵没有长期沿袭老的套路,后来逐渐减少了前期一些画中的“甜味”,侧重描述少女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迷茫、惆怅,其中作为背景的草地、石块垒就的墙体也逐渐具有了某种象征意味。

吴静涵说自己试图深入发掘写实油画的表现领域,同时坚持绘画要能带给人基本的感动,“艺术感动人的还是那些基本的元素,比如发自人性深处的爱、希望、感伤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批评家夏芸认为这些作品“以内在气质及精神表达为主,保持着吴静涵一贯自然、质朴的风格,在画面氛围营造上,赋予了神秘、梦幻、象征的色彩。这正是他对当代现实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与矛盾的反映。”(祝如)



冬天的玫瑰(油画) 115厘米×80厘米 吴静涵